

Y 742/26



一九八五年
第一辑
(总第9辑)

编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办公室
印刷
齐市铁路印刷厂

文史工作	2	编者的话
	23	我市文史资料工作取得新进展
专题史料	8	抗日将军马占山……………李铁醒
	20	江桥之役和马占山抗战……………邢介兴
	24	哈尔葛江桥……………刘沛霖
	26	张海鹏卖国求荣始末……………岳奇
	29	江桥抗战时期省城局势 和支前的点滴回忆……………麻耀山
	31	马占山部四过依安……………张振芝
	35	马占山抗战时的见闻……………马云
	37	与马占山的一段来往……………厉男
资料选载	39	马占山抗日通电索抄……………杨树明辑
		“九一八”事变资料摘抄…刘昌力辑
	38	“大陆政策”
	46	由万宝山事件到东北的失陷
	46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
	47	蒋介石发表“亡国论”
47	周保中谈抗联的艰苦斗争	
书刊介绍	48	《东北义勇军》简介……………边路
封二		江桥战役历史照片……………赵林提供
封三		马占山回国照片……………中仪提供
封底		江桥镇大桥……………梁希奎摄

Y 742/26



一九八五年
第一辑
(总第9辑)

编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办公室
印刷
齐市铁路印刷厂

文史工作	2	编者的话
	23	我市文史资料工作取得新进展
专题史料	8	抗日将军马占山……………李铁醒
	20	江桥之役和马占山抗战……………邢介兴
	24	哈尔葛江桥……………刘沛霖
	26	张海鹏卖国求荣始末……………岳奇
	29	江桥抗战时期省城局势 和支前的点滴回忆……………麻耀山
	31	马占山部四过依安……………张振芝
	35	马占山抗战时的见闻……………马云
	37	与马占山的一段来往……………厉男
资料选载	39	马占山抗日通电索抄……………杨树明辑
		“九一八”事变资料摘抄…刘昌力辑
	38	“大陆政策”
	46	由万宝山事件到东北的失陷
	46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
	47	蒋介石发表“亡国论”
47	周保中谈抗联的艰苦斗争	
书刊介绍	48	《东北义勇军》简介……………边路
封二		江桥战役历史照片……………赵林提供
封三		马占山回国照片……………中仪提供
封底		江桥镇大桥……………梁希奎摄

编 者 的 话

《齐齐哈尔文史资料》是在地市合并后的新形势下，于原《文史通讯》的基础上更名出版的内部资料。在这里，我们借今年首辑与大家见面的机会，向曾经给予过关怀和支持的同志和单位，向立即踊跃供稿的各民主党派、各县（区）政协表示诚挚的谢意。

坚持爱国主义方向，坚持存真求实精神，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本刊面向我市的省、市、县（区）三级政协委员，面向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也面向社会各界人士。我们将继续努力征集、整理和发表亲历、亲见、亲闻的以地方为主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史料。在广征博采、积极“抢救”的任务面前，在争取实现史料研究、整理“专题化、系统化”的任务面前，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而又水平有限，任务艰巨而又经验不足，因此，殷切期望各民主党派、各县（区）政协，各位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以及各位读者多予指教，多供史料线索，更望多多赐稿。

关于史料的编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创刊号上的《发刊词》说：“我们所要求于作者的只是真实和具体

的事实，主要在于作者把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自闻见的史实毫无顾虑地、如实地反映出来。撰写稿件，可以不限体裁，不论是笔记、回忆录，短篇叙述或长篇记载，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们一律欢迎。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要强求一致。即使某些资料内容同已有的文献记载互有参差，但只要是真的，是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身闻见的，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上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从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将会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来对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并从而得出比较全面的正确的结论来。”根据上述原则，本辑发表的稿件，虽互有齟齬处，但我们并未改动，轻予取舍。著名历史学家荣孟源同志说：“考订记事，要多查材料，多问人，才能解决。”因此，希望史料知情者不吝赐教，以使文史资料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盛世修史，古今如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催人奋进。让我们携手并进，群策群力，为今世，为后代，为家乡抓紧挖掘、整理和留下珍贵的“三亲”史料。



抗日将军马占山

李 铁 醒

余与马占山将军是在一九二八年秋来黑龙江备边，慕其豪侠而相结识。九一八事变后余在辽西率部抗日，马将军在北满高举抗日旗帜，江桥一战，名震中外。西安事变余奉张学良将军手令率七个连千余人于临潼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兵谏。马将军西安事变亦竭诚助张、杨两将军逼蒋抗日，迨“二二”事变之夜，马占山、鲍文越、张振枋、刘伟四位东北军老将军逃出西安避难于渭南我团。当时马将军喟然叹曰：“西安事变，兵谏义举，今日内江叛乱，自相残杀，是破自己长城，鼎方（军长王以哲字）遇难，予敌可乘之机，大势已去，功败垂成，殊为可惜。”国共二次合作，八年抗日，马将军始终转战于塞外，诚抗日之名将。一九八一年秋余在庐山疗养，游月照松林，见马占山将军当年于石崖题诗仍在，几经沧桑，爱国将军浩气犹存。适逢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感慨之余，于庐山将马将军生平事迹，书以志之。

(一)

马占山字秀芳，祖籍河北省丰润县。1885年11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于辽宁省怀德县（今属吉林怀德县）城西北毛家城子农村。其父马四由河北省丰润县逃荒出山海关，到辽宁吉林一带为人佣工，省吃俭用稍有积蓄便在奉天怀德县落户定居，做个小生意。后来拴了套“勒勒车”来往辽西草原收置皮张，到县城贩卖，在库伦与蒙古姑娘结婚生马占山。其外祖父生前在热河镖局当过保镖，武艺高强。其舅舅得其外祖父的传授，所以武艺亦高强，再传授与马占山，故马占山善骑射。因占山之父被土匪杀害，占山为父报仇，遂投奔其绿林亲戚巴英额，当个小头目。他娴熟枪法，百发百中，为人豪侠，杀富济贫。后为官率招抚收编。“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由于抗日，其家属儿女都流亡关内，过着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惨痛生活。解放后其家定居北

京，其子马魁、马士洪和其他子女等均得人民政府的照顾安排，过着舒适的生活。

马占山十六岁时是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帝西迁，民间组织义和团抗御帝国主义，但亦有胡匪乘机而起祸乱地方，他组织保乡民团，乡里得以安宁，人民称赞。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日俄战起，划辽东为战场，怀德县系铁路沿线适当其冲，马占山仍在民团保卫家乡，无论帝国主义的军队或地方的匪徒凡犯境者从不宽容，使间里受益。次年日俄战争结束，怀德县民团改为游击队，马占山任哨官，时年二十一岁。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提督张勋、统领马瑞禄改编游击队为直属部队，马仍任哨官。1911年（宣统三年）马占山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吴调马占山所部马队为第四营中哨，马任哨长。1913年（民国二年）吴俊升部改编为中央骑兵第二旅，调马占山为第三团二连少校连长。1916年（民国五年）秋日本勾结蒙匪八布加卜率蒙匪六千余人进犯洮辽边境，马占山在吴俊升旅参加截击，追至梨树县郭家屯南满车站，日军加入抗拒，双方对战而议和，解决了蒙匪之乱。1918年（民国七年）马占山因剿蒙匪有功升为营长。1920年（民国九年）马占山随吴俊升赴黑龙江省升任骑兵团长，驻防黑省东部担任剿匪任务。1925年（民国十四年）马占山升为东北陆军第十七师第五旅旅长。是年冬郭松龄事变，马率部参加奉军平郭战役。

郭松龄倒戈反奉，势如破竹，郭率部出关不久而攻至新民县。张作霖令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率部抗击而消灭之。于1925年12月21日吴俊升到前方下达命令，以万福麟骑兵第十七师为突击队，该部马占山骑兵第五旅附骑兵第十七团（团长焦景彬）为先遣骑兵。马占山率部于23日拂晓即冲入白旗堡，有郭军步兵一营稍事抵抗，被焦团骑兵冲散而

过。相继马占山率骑兵第五旅又一次冲击，所余郭军少数步兵举手缴械投降，马占山悉骑兵骚扰，不许逗留继续沿铁路两侧搜索前进，追击扫荡。郭松龄夫妇二十四日被擒，二十五日在解送沈阳途中于老达房枪毙。1926年1月奉军平郭后，论功行赏，万福麟升为第八军军长，马占山升为东北军陆军第十七师中将师长，所部官兵多有升迁，另外全部发一次双饷以示酬功。1927年（民国十六年）张作霖在北京就职陆海空军大元帅，东北军南下河南征战，问鼎中原，马占山亦参与征战，升为东北军骑兵第二军军长。1928年（民国十七年）6月4日张作霖、吴俊升于沈阳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六月二十七日张学良任命第八军军长万福麟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不久东北军缩编，军编为旅。马占山任命为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同年冬马占山改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民国十八年）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1930年（民国十九年）春马占山任命为黑河镇守使，是年十月兼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1931年（民国二十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日本侵略军占领辽吉两省后，进而入侵黑龙江省，日军以大批军械武装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唆使其进攻齐齐哈尔，此时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在北平。当此群龙无首、人心慌乱、形势危急之际，张学良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十月十日任命正式发布。十月十一日马占山由黑河带秘书陆文平，参谋李志山，副官杜海山等乘大兴轮船赴省垣齐齐哈尔就职。

（二）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十月十五日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叛国投敌，向黑龙江省进犯，并有日军兵车一列二百余人同来进攻泰

来县。我守泰来的骑兵五十二团，朱凤阳团长率骑兵两连经激烈战斗，后以众寡悬殊，奉命撤入大赉附近，掩护黑军翼侧之安全。张海鹏率部攻占泰来设司令部于泰来县官银号内，派其少将徐景隆率伪军三个团沿洮昂路向江桥进犯。十六日拂晓进抵江桥南端，当即遭到军署卫队团徐宝珍部的坚决阻击，伪军被击溃，徐景隆触地雷炸死。日军利用张海鹏部进窥黑龙江省的企图受挫。

黑龙江省督署参谋长谢珂令黑龙江军，为防止张海鹏军北进而将嫩江哈拉尔葛桥（即江桥）破坏。并令卫队团徐宝珍团长率部附炮兵一连、工兵一连，在江北大兴附近占领阵地，进行防御。十月十七日呼伦贝尔哈鹏护路司令苏炳文驰赴省垣齐齐哈尔，与谢珂参谋长商议对敌之策，并派其驻满洲里的吴德林团和骑兵吴松林旅，前来御敌，初步稳定了江桥战局。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十月十九日马占山由黑河乘东北航务局之大兴轮船，午后二时抵哈尔滨，停泊于道外十二道街东北航务局前，午后三时乘火车赴齐齐哈尔莅任。十九日抵齐齐哈尔，二十日上午十时马在齐齐哈尔宣布代理黑龙江省主席职。宣称：“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国土之职责。”会后即召开军事会议，马占山、苏炳文、谢珂、张殿九等成立黑龙江军临时指挥部，马占山任总指挥，谢珂任副指挥，以收统一指挥之效。当即发表朴炳珊为黑龙江省城警备司令。苏炳文因呼伦贝尔防务重要乃即返防，马占山于会议后亲自视察防地，进行防御，准备抵御敌人的袭击，积极部署江桥抗战。并出布告悬赏购买汉奸张海鹏的首级。

十月二十一日驻黑龙江省日本领事清水送照会称，哈拉尔葛江桥被黑龙江军破坏，洮昂铁路系借日资修筑，拟由日本特派南满铁路工人前来修江桥。实则不过欲藉口以掩

护洮南张海鹏军之渡江。黑龙江省当局既已窥破其阴谋，当即据理答复，谓洮昂铁路虽有日本一部债权但该路权完全属于中国，江桥破坏可通知该路局工程队人员赶紧修理，请转达南满株式会社，明其权责勿庸派人兴工，以免发生误会等语。日本人一时词穷而去，但其侵略黑龙江省之野心，并未因此而稍减。马占山复照，谓已飭洮昂铁路局自行修理，不用满铁越俎代庖。二十三日午后一时日军即以飞机一架至大兴投弹，伤我徐宝珍团士兵一名，妄图以恐吓谋得黑龙江省政权。二十四日午后清水借日本军官高冢、须本二人来见马占山，声称本庄繁命令，请马主席让出黑龙江省政权与张海鹏，并给美金五万元的出国费用。马占山答：“主席不是私人之物，更不是随便可以让给这个人，那个人的东西，转告本庄繁要黑龙江省拿血来换！”同时以省劣绅赵仲仁为代表的亲日派，企图劝马占山向日本投降；迎张海鹏入黑龙江省。马坚决拒绝，并表示“吾奉命为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二十七日有日军少佐林义秀者，声称日本关东军以洮昂路系用满铁借款修筑，日方有护桥责任，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并保证日方修桥人员的安全。当即遭到马主席的但绝，答复曰：“已破坏桥梁黑龙江省府可负责催修，究需若干日修理完好，须俟问明洮昂路工程人员方能确定。”二十八日清水又送来照命，系驳我前次修江桥的照会，词意强硬，对我恐吓，马主席未作答复。二十八日午后驻黑龙江省的日本武官林义秀少佐，代表本庄繁要求我方，限十一月三日正午将江桥修理完竣，否则日本将派军队掩护满铁工人前来修桥，马占山要求展缓时限，林义秀不允。二十九日日军进入洮南，黑龙江省著名劣绅赵仲仁曾在几天前，纠集劣绅多人赴洮南欢迎张海鹏。今又集合商民二百余人，向马主席请愿，要求采取和平方式。

马占山令卫队团徐宝珍在江桥秘密布防。

十月三十日马占山率领徐宝珍、吴德林等团长到江桥视察阵地，指示防御部署。是日日本领事清水八百一再谒马主席，声称该国电令洮昂路有满铁债权关系，已坏的江桥，应由满铁兴修，要求不加妨害，若再延误，日方将断然处置。马主席答曰：“满铁对洮昂路仅有债权关系，路局工程究应如何兴修，债权人未克代为举办，且洮昂路非黑龙江省省有，尤不能代为承认。”再三驳辩，结果由黑龙江省督催洮昂路赶修。十一月一日日本林义秀少佐复对马主席声称：“日方对于江桥，不问黑龙江省能修与否，本月四日满铁决派工兴修，且派日军出动掩护工作。”并言日方“决以兵力改善政局”。马主席一再与之理论，均称无权制止而去。

十一月二日上午十时，驻黑龙江省日领事清水八百一及少佐林义秀，又以江桥事件晋谒马主席称：该国及关东军训令，以洮昂铁路与满铁债权关系，应仍由满铁派工修理江桥，并派兵掩护工作，当经马占山据理驳复，现已由洮昂路局派工赶修，不烦贵国干涉，云云。该林义秀少佐等仍坚持不允，谓非由日方修理不可，并提出以下四个条件：

- 1、嫩江桥梁不得为战术之使用；
- 2、至十一月三日正午南（张海鹏军）、北（黑龙江省军）由江桥撤退十公里；
- 3、距离之地点在修理未完成之前，不许两军侵入其地域内，以俟修理完成之日当即通知两军；
- 4、上项要求若不许可或妨碍时，认为对日军有敌意，则实行武力对待。马占山主席根本上不能承认，为尊重国联决议案及维持国际和平，对日军开到江桥，暂取避免冲突办法，并命令守备江桥北端的部队退距江桥十八华里之大兴车站附近。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十一时，日军以铁甲车二列兵三百余名到达江桥，实行

武力掩护修桥，并用飞机向我守桥部队，已经撤退的军队，投弹挑衅，伤我士兵七名。

四日早五时日军林义秀少佐与日领事馆早崎书记官，要求派员同时到江桥，各向本军讲话，以维持和平避免冲突。黑龙江军派步兵第三旅上校参谋长石兰斌和秘书韩树业，同往大兴车站后，该林少佐要求石参谋长令黑龙江军撤退。石兰斌说，大兴车站已距江桥十五华里以外，我军无再退之必要，彼此正在交涉之间，日军四、五十名竟向大兴阵地追进，并捕去我警戒兵三名。此时大雾弥漫，日军利用天气之阴暗，以步兵六、七百名突然向我黑龙江军猛烈射击，同时并用飞机五架投弹，炮兵向我射击，将大兴车站完全炸毁。是日午间，日军悍然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马占山下令抵抗，我方将士即英勇战斗，迅速击退敌人的进攻。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江桥抗战，也是中国军队不顾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奋起抗战的先声。

江桥首战告捷后，士气大振，马占山当即赶赴前线犒赏官兵，阵地上敌忾同仇，守土卫国的气氛十分热烈。午后六时日军四十余人过江继续进攻，敌我伤亡甚多，直战斗到五日拂晓。

日军进攻受阻，乃于五晨尽驱张海鹏部为先锋，日军殿后，复向我阵地发起进攻。我方将士奋勇抵抗激战竟日，坚守阵地。是日日军以野炮三十余门、飞机九架又复加入战斗。我黑龙江军增加步兵第四团两个营及骑兵吴松林旅一部，各官兵皆激于义愤而奋勇杀敌，死守于硝烟弹雨之中，伤亡续出，尸体枕籍，犹复拚死苦战不稍退缩。日军因攻击死亡惨重，于是又增兵千余名。我军增加步兵五团之一部，继续战斗至六日晨，日军自为先锋，向我阵地发起总攻。马占山亲赴前线督战，双方在江桥进行激烈的争夺战。死伤约五百余人，马占山发通电，通报全国抗战。

黑龙江省因为尊重国联六日撤兵案，乃于六日午后二时令前方军队退至大兴北约五十华里之三间房一带进行防御。此时东北屯垦军改为东北暂编步兵第一旅（旅长苑崇谷归黑龙江省指挥，该旅由景星渡河集中。七日黑龙江军由大兴撤退后，乃在特立膜、三间房、大小兴屯一带占领阵地，以阻止日军之前进，以苑崇谷为步兵指挥官，以程志远为骑兵指挥官，该部在左翼占领防御阵地。马主席于七日早率参谋处长金奎壁等乘汽车到前方视察，对卫队团长徐宝珍和吴德林团长等加以嘉奖，并在昂昂溪中间设指挥部，指示收容补充事宜。

此时日军一面依仗其军事优势步步进逼，又一面采取政治攻势，多次电请马占山辞职下野。十一月八日林义秀少佐代表本庄繁，向马占山主席提出考察现下时局，马主席速将黑龙江省政权交与张海鹏，否则日军即占领黑龙江省城。马占山答复，避免战祸本主席同情，张海鹏为中国大员接受政权固无不可，但须有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岂能私相授受，且有贵国军队隔断其间，本主席无法与之商洽，而拒绝之。马主席令部队积极备战。十二日日军少佐林义秀又以本庄繁之电，向马主席要求如下：1、马占山主席应即下野；2、黑龙江军应向齐齐哈尔撤退；3、日军部队为了保证洮昂路的安全，应向洮昂路的昂昂溪行动。是日晚马主席答复日方云：1、马主席下野本无不可，但没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不能交代，如张海鹏一类者，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与政府；2、关于退兵一事，在我国领土我自有主权，非日本所能干涉；3、以上两项圆满解决后，至第三项如照贵国代表芳泽大使在国联的声明，日军不占北满，则与贵军进驻黑龙江省之要求，显有疑义，况龙江为齐克路之起点，而昂昂溪是洮昂路之终点，它与洮昂路毫无关系，贵军为保持洮昂路之安全，欲进兵龙江，想

贵司令官不免有所误解云云。马主席答复原为缓兵之计，仍加强备战。而日军未待答复早已在前线采取行动。日军于十二日下午一时许先以骑兵五、六百名向我乌诺头、张花园、三间房附近等处吴松林旅防地进攻，激战历四十分敌人始撤退。午后三时，日军大举进攻，以长谷旅团在我左翼，森连满铁守备队在我右翼，并有飞机数架投弹助攻。经有苑崇谷部竭力抵抗，至午后六时敌军改为炮战，我军亦以炮兵还击，晚八时停战。是夜程志远旅骑兵两团由满洲里、札赉诺尔开到昂昂溪待命。是日马占山通电全国云：“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不敢寸土之地沦于异族，同时明令本省大小官员不论客籍省籍，一律不得擅离职守，以示抗日之决心。”

十一月十二日，日军将朝鲜驻屯军的多门第二师团、铃木旅团调至江桥再次发动进攻。十三日拂晓，日军攻我新立屯阵地，飞机数架投弹助战，几次进扑，经我抵抗均未得逞。十四日拂晓日军骑兵扰我汤池、蘑菇溪间的骑兵防线，并用重炮向我射击，大兴方面战斗激烈，并有敌坦克助战。我程志远旅骑兵涂全胜团向我前线增援，士气大振。萨力布骑兵亦继续开到增援，蘑菇溪方面调卫队团两营增援，三间房阵地派一旅孙鸿团两营增援，我全线阵地与敌激战终日，敌军均未得逞。连日来日军以步、骑、炮兵联合向黑龙江军骑兵进攻，敌机每日向黑龙江军阵地投弹轰炸。我骑兵第八旅程志远一部参与阵地战斗，骑兵吴松林旅长各部亦归程指挥，并委程志远为骑兵集团总指挥，日军终未得逞。日军又调重炮八门，坦克八辆，骑兵一个联队，飞机两队约十余架及步炮兵准备大举进攻。日军朝鲜驻屯军的多门第二师团铃木旅团调至江桥与森连守备司令二千余名加入，特种兵人数一万三、四千人，再次发动进攻，敌我两军鏖战终日。十五日早三时

马占山乘载重汽车，带参谋、副官、卫士赴前线督战，先到昂昂溪指挥部，适驻黑龙江省日领事清水于十四日夜由省城到昂昂溪候车，谓将赴哈尔滨，临行马占山曾挽留，并谓：“领事离黑龙江省应按外交惯例签字再去。”清水说：“此行是本人私事，其他一概不知，故未照办。”其余馆员亦均未撤退。这是日军大举进攻省垣的信号。当日晨，洮昂路线战争稍停，但日军后方大部援军开到。我方令绥化一带的保安大队王克镇部二千余名编为一个独立团，加入大兴正面。是日午日军坦克袭击我前进阵地，我军稍退。是日日本庄繁之代表白屋，向黑龙江省当局马占山提出：1、将马占山军队向齐齐哈尔以北撤退，此次特因时局调集齐齐哈尔昂昂溪附近部队归还原防地；2、马占山军将来完全限制出动东铁路线以南；3、洮昂路线由该铁路局运行，马占山军无论如何方法，不得妨碍其运行，如受妨碍时，日本帝国主义必立刻实行有效手段。马主席答复：1、黑龙江省军队纯以自卫维持和平为主旨，立于不得已地位，如果贵军主持和平，确实撤退时黑龙江军亦愿陆续撤退。惟限十日内撤完一节，须视贵军撤退迟速为转移，势难片面负责。2、东铁以南亦为黑龙江省管辖地区，为保护人民安全计不得不驻扎相当军队以保持地方安全，如以后时局稳靖时，自无在东铁以南久驻军之必要。3、洮昂路对贵方虽有借款关系，但所有路权完全属于中国，我方当然尽力保护维持，无妨碍路政之事。至双方军队撤退后，路政即行交由路政局自行管理。马占山一面交涉、一面鼓舞士气，与日军决心抗战到底。十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日本飞机在富拉尔基投弹二十余枚，炸毁民房一间，伤人一名，有数枚炸弹落在铁路房附近，东铁当局大为恐慌，急电哈总站请示。同时日军以步、骑、炮、空、坦克兵约四千余名向我全线猛攻。我

军奋勇抵抗，双方鏖战，极为猛烈。我方以装备太差，死伤甚重。日机数十架，飞我上空，适天候骤变，大风突起，尘土蔽天，两军陷于混乱状态，敌飞机失效。午后三时许日军攻势顿挫。日军投弹三十余枚，我军坚守阵地。十一月十七日日军利用飞机轰炸和重炮射击以疲劳我军。当时参战的张海鹏伪军有些被我击毙，多数溃逃，战场上完全是日军作战。是日正午，日军则以特种兵器分向特里木、三间房各要点猛烈进攻，以主力向黑龙江军攻击，由于黑龙江军誓死拒守，坚决抵抗，日军数次猛攻均告失败。日暮以后，日军仍继续向我阵地猛攻终未得逞。十八日日军骑兵步炮兵约三个联队，对我三间房主阵地施行猛攻，飞机重炮坦克联合作战，开始向我三间房阵地全力总攻，并有坦克八辆重炮八门飞机十余架掩护步兵进攻。黑龙江军兵器虽较劣，但士兵有必死之心，将校无偷生之念。我程志远旅涂全胜团长率部由左翼袭击日军后方数次，予敌以重创，烧毁敌炮弹甚多。马主席亲临前线指挥，士气大振，日军几次突击均被击退。激战至午，日军多门师团前来增援，又激战至午后二时，黑龙江军卒以兵器不良，对敌坦克重炮飞机无力防止，纯以肉搏，阵地失而复得再三，我军伤亡惨重，又无援军，马占山不得已下令，乘夜间向昂昂溪方向撤退，大兴方面亦同时后撤，沿途被敌机轰炸，死伤极多，步兵第二旅团长吴德林在乌呼马站受重伤，脑后被砍一刀。当十八日激战中，马占山由昂昂溪站用军用电话调省垣某团，限一小时乘车开到前方，该团缓到三小时马愤极将该团长严厉处分。连日以来，部队伤亡惨重，马下令全军退保省垣。当夜电告北平，并向各方发出撤兵通电。马占山主席退到省垣齐齐哈尔，因伤亡惨重，不忍省垣浩劫，将士同归于尽，又因地方请求，于当日午后三时半下令全军向克山、拜泉、海伦一带撤退。黑龙江省

政府及驻黑龙江副司令公署移驻海伦办公。留公安局刘督察允升于齐市维持治安，令驻军徐宝珍团长殿后，十九日四时马占山谢珂率军政两署人员退出省垣经泰安镇向海伦拜泉撤退。由商务会组织商团维持地方秩序。日军前锋于是日午间越过东铁乌黑站，见我军业已撤走，午后二时骑兵一队入城，晚间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率大队入省垣，齐齐哈尔我方军用物资一无所得。多门驻于我边防副司令公署，城内街上布满白布，张贴各种标语，路断行人，凄惨万状，惟见日旗满街飘扬。是日拂晓日军追至齐市城北杨家屯，黑龙江军遭到包围千人覆灭。二十日下午敌骑兵五百余名沿齐克路追击，我军到宁年站，经我骑兵还击敌退回省垣齐齐哈尔。至是日本人委张景惠任伪省长，成立黑省伪政府，并迫使齐市各界筹备欢迎会。

在国民党将领一片恐日声中，马占山敢于奋起抗战，深受全国人民的称赞。各地人士纷纷来函来电赞扬马将军，“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实为官吏之楷模，“国民之表率”。各地群众自动组织慰问团、后援会，捐钱捐物，支援黑龙江抗战。上海、哈尔滨等市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组织了“援马抗日团”，赶赴黑龙江抗日救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马占山等抵达克山时尚有两万余人。马占山在海伦县设立省政府，即在该地收容军队，重新分配任务。二十二日马占山于克山召开军事会议，有谢珂、程志远、吴松林、苑崇谷、朴炳珊、徐宝珍、金奎壁等。决定以程志远为骑兵总指挥，吴松林为副指挥，驻克山，程旅朱凤阳团与程旅王克镇团（绥化保安队改编）驻泰安镇；苑崇谷为步兵总指挥，徐宝珍为副指挥，驻拜泉；其他各部由指挥妥为布置，炮、工、辎驻在海伦，海伦警备司令由朴炳珊担任，负责海伦治安，前方各部队

部署采取对敌守势，进行防御。二十三日马占山和谢珂到达海伦，马主席住在广信涌油坊。是日马占山电报北京及各地，略谓“占山率领军政两署人员移驻海伦，部队分驻克山、拜泉等地，敬待候命”云云。至此虽有少数日机到齐克路上空侦察，殊少军事行动。日寇既占齐齐哈尔据为政治中心，对于海伦乃改用政治手腕，进行阴谋活动。我黑龙江军集中克山、拜泉后，前方军队亦陆续收容到了各防地，从事补充整顿。军政两署均在海伦广信涌油坊内，各机关分设于各商号。省政府委员如民政厅长刘廷选，建设厅长马景桂，教育厅长郑林皋，省委潘景武等，先后到海伦。党部委员吴焕章、王宾卿、王化南等其他机关职员百余人亦先后到达海伦。

马占山整顿军事编制新军，有许多东北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纷纷到达海伦投笔从戎，关内各地学生有“援马团”、“义勇军”等组织前来黑龙江援马。对东北学生到海伦要求入伍的，令苑崇谷组织“学生团”担任各地宣传工作；对关内学生有“齐电请各报转各省市劝阻前来，并婉谢其爱国热忱”，这足见全国人民支援黑龙江军抗日。肇东一带蒙古王公对马占山孤军奋战，极表钦佩，亦请收编蒙旗为一军，先在肇东一带训练，有事听命指挥。国内外各地慰劳捐款接踵而来。马占山派专人张瑞三担任保管。因此张瑞三常来往海伦、哈尔滨两地，报告捐款汇存的情况。此时日军即将有事于辽西，而且也知道海伦地近山林，人亦强悍，亦不愿急做军事行动。日军作战部队多由南满调来，御寒装备甚差，进入黑龙江省垣时冻伤过半，靴（防寒鞋）毡靴抢购一光，因而对东荒各地的严寒，亦有所畏惧。

十一月二十六日马占山主席赴拜泉等地视察，各部队均已恢复原状，令整训防守，

并派员到阵地掩埋尸体和收容伤兵。江桥战役我军吴德林、萨力布两团长负重伤，官兵伤亡约八、九百名。日伪侵略军死伤约三千左右，还有冻伤数百名。

马占山主席退到海伦、拜泉后，为整顿各部起见，令谢珂参谋长，金奎璧参谋处长，唐凤甲副官长等定期分别分途检阅部队，以期再战。

马占山在海伦县设立省政府后，将队伍分驻于克山、拜泉等处，积极整顿军备，编制新军，军民爱国热情十分高涨。十二月马占山经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马占山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代理黑龙江省主席，率部于泰来、江桥等处抗日，击溃日寇多门师团，但国民党蒋介石不予接济，因之带领部下及政府人员等，退守克山、拜泉等地，这段抗战事迹殊堪嘉尚。

(三)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日驻黑师团长多门忽致函海伦马占山，提出以下要求：

- 1、马占山对于克山、泰安镇的中国军队，如能劝说使之投降时，可通知新井顾问；
- 2、马占山如定回省日期亦可通知新井顾问，林少佐亲往迎接至泰安镇亦可；
- 3、马占山生命由林少佐担保，绝无意外情事；
- 4、马占山准带卫队八十名入城。马接此信置之不理。但马占山到海伦后，汉奸赵仲仁亦到海伦。赵的汉奸行为久已暴露，对赵始终亲近，且有时参与机密事项，赵常到哈尔滨见张景惠和日寇，并时常劝马亲日。还有哈尔滨义祥火磨公司经理韩云阶（后为黑龙江省伪省长，精通日语）常见马密谈，并与赵仲仁内外结合，往来于海、哈之间作汉奸活动。谢珂等劝马远离此辈，马总以为赵仲仁胆小怕事，韩是买卖人，无关轻重以答复，实则此二汉奸已成马占山的入幕之宾，正在密谋将马占山出卖。马占山对多门来函

既未置理，因此日寇又派关东军上校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一行到海伦作说客。此事与赵、韩两汉奸关系甚大。

十二月六日，本庄繁派坂垣征四郎上校参谋长，偕嘱托福岛洁、主计染官彦市及驻英记者，一行五人于当日到哈尔滨，下榻于北满旅馆，午后与张景惠及黑龙江省劣绅赵仲仁会见，相谈甚密。午后一时坂垣乘飞机赴黑龙江省垣与日寇第八混成旅团长铃木美通会见，午后三时仍回哈埠，即令张景惠、赵仲仁当面向海伦电话与马占山接谈，谓坂垣参谋长，将往海伦相晤。马于电话中拒绝，谓黑龙江省东部民气甚盛，日军官勿前来，否则发生意外不负责任；并说本人自离省垣已与日人无有直接交涉之必要，故无须彼此会议。当时坂垣即接听筒向马说话，谓日军欲请马主席仍回黑龙江，马置不答，挂上听筒而去。七日晨八时坂垣不待马主席许可，径率一行日人及哈尔滨日领事馆员彬山冈野、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各报记者，由赵仲仁与曾任黑龙江省府秘书的韩述彭等乘车过江，到呼海路马家船口站，先以赵仲仁用电话向海伦通话，代日人要求准许会见。马占山初不允，嗣经赵仲仁一再说明，并谓坂垣前去决不至有恶意，于是马乃允许在呼海路绥化相晤。呼海路即发专车一列，于上午十时五分自马家船口开行。其时哈埠各报记者闻讯多赶往要求同行，坂垣不能拒绝，遂同乘一车前往。专车沿站未停，午后一时五十分抵绥化站。停车后复由赵仲仁去电话致海伦，得复以绥化既无方便地点，改在海伦相见。专车继续向海伦进发，赵仲仁、韩述彭及中国新闻记者先搭普通客车前往，于午后三时半开车晚七点至海伦。坂垣与英、日、法记者于四点半开车，晚八时抵海伦。

当坂垣一行与汉奸赵仲仁等到海伦后，马占山派副官导往广信当休息，各报记者住

于益泰永商店。马占山与谢珂商议，先由谢珂会见，看来意如何再定应付之策，谢说：

“坂垣来此，当然是赵仲仁等与日人商妥的奸计，只要主席不答应，具体条件就好办。有什么困难可向下推，日本人来到我们范围之内，量他们也不敢有何强迫活动。”马说：“你（谢）可先去会他，然后再研究办法。”谢参谋长即带翻译乘汽车到广信当与坂垣谈话，坂垣现出不安情绪，要求拜见马占山。谢说：“马主席现在很忙，贵官可将来意说明，我回去向马主席报告后，再定会见时间。”坂垣说：“本人钦佩马主席英勇，此次专为亲善拜见而来，别无他意。”谢说：“如有书面要求可以转呈。”坂垣说：“无有。”谢即回见马占山，说：“坂垣表示无何书面要求，为亲善拜见而来。”马说：“我先分头会见中外记者，以后再会见坂垣。”十时许马先邀中国记者，谈他的本人宗旨说：“无论日人如何前来利诱威胁，我绝不能为降将军，或与日人妥协。”并囑发表消息须一致，以免因日人来此而使外间发生误会。十一时半马接见随坂垣同来的外报记者，当时表示说：“此次日中事件，实属不幸，不过本人守土有责，不能不谋自卫，今后希望中日美法等国舆论界，不分界限共同努力，使此类不幸事件永不发生，则世界真正和平，方能实现。”答记者询问约二十分钟退出。

夜十二时赵仲仁偕坂垣来访，马即于居所广信涌内接见。日方有随坂垣前来的囑托福岛、主计染宫等四人，马偕谢参谋长及翻译二人与坂垣见面，双方首致寒暄，坂垣并取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名刺，起立致词，说：“余等此来系代表帝国关东军本庄繁训令，向贵方提出两项要求：（一）双方以前冲突，已成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以保持东亚和平；（二）东北地方在目前环境支配下，中日两方确应有彻底合作之必要。

敝国关东军司令官尊重贵主席意旨，希望贵主席变更抗日举动，对关东军之真意，予以完全同意。倘能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则敝国司令官为本以前救济东北民众之意，决仍将黑龙江省军权交由贵主席担任，以共维持东亚之和平。日本人又有声明：“敝国关东军已下最大之决心，决不许东北任何处，有抗日举动之继续存在。即敝国政府亦有整个计划使其实现，为将来彻底改变东三省的步骤。在敝国关东军对于呼海、齐克路所以无所表示者，因钦佩贵主席之英明，故不立即实行军事计划。”马占山当即答说：

“关于贵代表所提第一项，本主席极端赞成。前次冲突，本主席为保全守土，实为环境促成，此后尚望双方遵照贵代表意见施行。关于第二项，亦极同意，但必须尊重中国主权，为诚意亲善，黑龙江省此次所采的活动，纯属自卫，本主席受命中国中央政府，不知其他，对于中口间的一切纠纷，亦望贵国政府与敝国政府，早日获得正当的解决。”坂垣复向马询问：（一）此次冲突系一时误会，能否即此谅解？（二）对此次战争事关系如何？（三）现在究作何态度？对日军是否仍持反抗态度？请作明确答复。马答复大致与前相同，对于所询问今后态度问题，则谓：“个人态度早为贵方所明了，贵军如不相迫，即可保持和平。”至是赵仲仁向坂垣询问：“贵参谋长所提不再抗日行动，是否请马主席签字？”坂垣点头称“是”。谢珂参谋长当即起来说：“今日是中日双方亲善的会议，也可以说是交换意见的会议。关于和平是我方的愿望，马主席业已明确答复，可谓对日态度问题，如日方不来攻我，我们决不反攻。签字一节，必须召集各团长以上开会同意方行，否则马主席一人签字，也不能生效。”至此会议已近尾声。稍停，都到另一客室休息。此时坂垣、福岛令随来的人急电沈阳、哈尔滨，状至喜悦，

若有莫大的收获者。而后坂垣在日本陆军中扶摇直上，亦只是说明是“劝马”有功。移时，中外记者纷纷来室拍照。日人请马占山坐于沙发当中，坂垣等围马而坐。汉奸赵仲仁兴奋地向马说：“这是镁光照像，请不要害怕。”各记者连续拍照数次，拍照后各方回宿处。翌晨坂垣复访马一次，提出以下要求：

(1) 保持东亚和平，中日彻底合作。

(2) 为谋求东北三千万民众福利计，以后日军与黑龙江军停止战事行动。

(3) 要求黑龙江军宣布独立，与中央政府及张学良、万福麟脱离关系，将来东北四省（辽、吉、黑、热）国防日军完全负责。如第三国侵入黑龙江时日本全力援助。

(4) 黑龙江军权可由阁下（马占山），政权宜归张景惠，要求完全承认，并谓此种主张日本已极坚决，事在必行，要求以后不再抵抗之意，用书面答复正式签字以资信守，如不承认即认为对日本敌意行为等语。

马占山主席答复：黑龙江军与日军以前发生战争乃自卫手段，并非正式宣战，为谋求两国和平，此后停止战争行动甚表同意。惟对其他问题只知服从国家命令，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云。

坂垣等接洽无结果，遂于九时一行十余人，离开海伦返哈尔滨。午后四时抵哈，即转沈阳报告，这是日寇诱马占山投敌的重要一幕。

十二月八日晚谢珂参谋长在广信涌，严厉质问赵仲仁：“昨夜会上你为什么耍马主席签字？”并斥责赵的卖国行为。赵笑脸应付说：“不要误会。”马占山恐有冲突出面劝解，因而谢亦未便深究。

十二月九日自从坂垣在海伦晤马占山以后，外间对马颇多怀疑。马占山于九日通电表示态度，略谓：“占山一介武夫，忝主省政，上维国家倚畀之殷，下凛同胞责望之

切，守土系属天职，自卫斯为神圣，敌人入寇，不拒奚为？前以不忍省垣惨遭兵燹，未能与城偕亡，方觉惭愧不胜，乃重荷海内外同胞错爱，既承谆谆训诲鼓励，复蒙纷纷助款接济，大义如此，虽死难报。惟有谨率黑龙江省民众从事自救，此身存在，誓不屈匪。夫人孰不死，与其奴颜婢膝以苟生，曷若救国卫民而早死，此中去从，早具决心。”

十二月十一日马占山乘车到呼兰，八时二十分过江与张景惠相会，座中黑龙江省劣绅赵仲仁、吉祥、李维周等，哈埠有劣绅于镜涛、魏绍周、梁禹袞，英顺等，会议内容极密。外间纷传马、张会晤是马占山对日屈服的象征。

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马占山由海伦赴哈尔滨与张景惠接洽后，张景惠于当日下午三时偕特区长官公署日本顾问新田等二十余人。乘车赴黑龙江省垣，夜二时半到站，赴官银号休息，定于七日上午十时接印视事。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张景惠就任黑龙江省伪省长，事先既得马占山之同意，关于代理主持黑龙江省政的人选，也得与马占山商量。马占山与张景惠两方于一月十日商洽妥当，派黑龙江省富绅吉祥为伪代理省长（时吉祥充任两署顾问）。马占山派国防筹备处参谋长王静修、民政厅长刘廷选、警务处长奚联芳来省辅佐吉祥。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马占山派程志远、徐全胜、朱凤阳两团，各编一营开驻黑龙江省垣，二十二日安全到达省会。张景惠即飭吉祥、商务会会长杨香秋、韩雨三、李维周等赴海伦，邀请马占山回齐齐哈尔坐镇，并召刘钧衡赴哈尔滨磋商包围马氏办法。此时马占山采取暂与周旋，待时而动的态度。

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马占山为首的十五名将领联名通电，内云：“占山等仅率部曲为效死杀敌，念兹在兹，义无反顾，惟由我

海外同胞，共凛匹夫有责之义，群情动员。毋任各个击破而保我子孙，还我河山，在此一举，彼有良械，我有热血，精神终胜物质，胜算贵在决心，祸燃眉急，且共图之，并盼各友邦人士一致主持公道。”列名马占山、谢珂、苏炳文、程志远、张殿九、苑崇谷、吴松林、王尔瞻、崔柏山、徐景德、徐宝珍、石兰斌、周文岐、陈海胜、朴炳珍、叩东印。

日军占领东三省大部分地区和政治中心后，纠合以溥仪为首的汉奸、亲日派，策划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他们认为马占山拥有兵力，如能使之就范，较张海鹏、张景惠之流更为得力。于是不断地对马占山进行诱降活动。马占山退至海伦，汉奸、特务更是接麇而来，劝马停止抗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代表的身份，亲自出面向马占山提出，只要变更抗日举动，仍将黑龙江省军权交授于马。本来马占山的抗日，一而是由于爱国军民的推动，另一方面而为了报答上级“知遇之恩”。由于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在一群汉奸、卖国贼的怂恿下，一度投降成了白玉之瑕，这是马占山身上永远洗不掉的污迹。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马占山乘飞机去沈阳。参加所谓四巨头（即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会议后，马占山出卖黑龙江省抗日的面貌已经公开。其实马占山二月十六日到沈阳，是接受臧式毅所谓“联省自治”的主张，到后受到日寇的威胁，变为接受“建国会议”。当时日寇将预定的建立伪满洲国计划分交汉奸于冲汉、赵欣伯等，当面派令四人接受，并限七日内将“新国家成立”。且指定柴孟枚、宋文林为建国宣言起草者，所谓“联省自治”，至是竟成泡影。建国计划宣言内容，主要是要与中央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令人签字承认。当时马占山未允签字，于二月十八日回哈尔滨，转赴海

伦。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马致各方通电中有：“现在惟有一面应付事机，一面另谋瓜瓞，于最短期间接替有人，应即负咎引退，以谢国人。”暗示回省之志。二月二十三日马占山带卫队二百名和厅处职员等，乘中东路车转道黑龙江省垣齐齐哈尔。二月二十四日马占山在省府大礼堂，举行伪黑龙江省长就职典礼。三月七日土肥原来齐齐哈尔约马占山同去长春参加伪满洲国“建国大典”。

一九三二年三月八日马占山赴长春迎接溥仪，九日参加伪满洲国成立典礼，同时发表兼任军政部长之职，但马占山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事前并未征求溥同意，马认为一旦调到长春，失去黑龙江省地盘，长此下去无好结果，同时自马占山投降日寇后，弄得众叛亲离。因此马占山未就军政部长，从长春回黑龙江后，遂生反正之心。

马占山降日后，国内外函电纷至，严词遣责。其背叛行为激怒了全国人民群众，爱国群众团体纷纷向马索还捐款；上海烟商愤怒地停止出售“马占山牌香烟”；他的部队中坚定抗日的军官如苑崇谷、金奎璧、徐宝珍等均不辞而去；黑河驻军马占山的卫队和学生军等，把马占山的家抄了。日本侵略军视马占山为傀儡，防范甚严，控制很紧，马占山就伪省长次日，日方函告，要求马对黑龙江省一切事务，不得擅自作主，凡是重要命令，规章制度，用人预算等等事项，必须经过日本顾问方可施行。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要求各省设立总务警务两厅长，必须由日本人充任，马对这些要求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受，迟迟不予照办，因此日本顾问大为不满，迭次提出要挟。马占山感到日本主子咄咄逼人，难以自存，同时日方又要求编遣他们的队伍，又传闻日方将追查他们江桥抗战所领的军费和捐款的下落，马占山处此名誉、地位、权力、财产均将失去的情况下，

恐惧交加，惶惶不安，遂坚定反正之心，三月底马占山抓住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到东北调查的机会，一面向调查团揭露伪满内幕，暴露日本侵略的嘴脸；一面秘密布置军事行动，准备重举义旗再战，表白自己的伪降。

(四)

马占山决心反正，暗作出走准备，以视察部队为名，先派少将参议韩述彭赴拜泉、海伦一带，并密嘱到后，即捏造部队不稳消息。韩遵嘱报来后，马占山通知日本顾问，表示不久将亲往镇慑。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午前，马占山密令步骑卫队各一营先退出齐齐哈尔，步兵乘车，骑兵则由营长张凯文带领乘马多匹，声称赴马场放牧。下午五时许，马占山突然率其手枪队，以预备好的载重汽车与轿车多辆，偕第三旅职员约二百余人（马的亲信）并携带两署关防印信、重要文件、军饷、办公费及重要物品，潜行出走，向拜泉方面驶去。临行前因当时日军在齐齐哈尔驻有汽车百辆、飞机十余架，马恐日人发觉来追，故以电话通知汉奸赵仲仁，说拜泉、克山驻军不稳，亲自镇慑，事毕将由海伦经哈尔滨回省，托其转告日顾问。次日马到海伦后，又以电话通知赵仲仁说：“闻讷河部队亦不稳，将由海伦前往处理，公毕即直接回省，实则马占山由海伦取道北上。翌日午间方发觉，初尚以为马占山视察防务，一、二日后始知马占山是有意出走。日寇当即向其军部报告，得复电：“马占山名义仍保留，俾其可以回省。”同时日寇军部拟以财政厅长赵仲仁兼黑龙江省伪省长，程志远为黑龙江省伪警备司令官。

四月三日马占山与吉林自卫军李杜、丁超等部队代表在拜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攻取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地。

一九三二年四月七日马占山到达黑河后，通电反正，再举抗日旗帜。他联合吉林

的李杜、海拉尔的苏炳文等人，组织东北救国抗日联军，自称上将总司令，转战黑龙江省东部铁路沿线，誓与敌人周旋到底。四月九日电告北平东北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揭发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表示决心抗战，誓与日寇周旋到底，再打起抗日旗帜。马占山反正后，吴松林部队奋起响应，李海青的义勇军也与其取得了联系。同时广为招募扩军备战。

十二日致电日内瓦联合国调查团，揭露伪满洲国内幕，略云：“日本假借民众自决之名，用绑票的手段，强劫逊帝溥仪，自天津挟赴旅顺，又威利诱东三省之官吏，演成一幕滑稽剧。”“占山借以窥得日人之肺腑，伪国之真像，以贡献于维持世界和平、主张国际公道当世唯一机关之贵会，以资参考。”马占山回黑河后，积极组织整顿，改警备司令部为省府行署，调萝北县长韩树业为民政厅长，调绥化县县长邹邦杰为教育厅长，任黑河丰源金矿经理周宝基为实业厅长，调黑河市政筹备处处长郎官普为财政厅长，任命第三旅副官长李俊卿为黑龙江省警务处长；并令全省军政各机关，嗣后一切文件径呈黑河黑龙江省政府，以统一军政大权。另外马占山向各方面积极联络，并派员分赴各旧部联络起义，所派前往联络程志远、张文铸的王廷兰被程、张报告日方杀害。

四月下旬五月上旬，反正部队开始集中海伦、拜泉、克山、呼兰、松浦等地区。五月十五日马占山率自己的第三旅徐景德团长骑兵部队，自黑河向东荒一带进发，面对这种情势日军颇感恐慌，连调重兵至哈尔滨。日军司令本庄繁也到哈督战，日军先击溃了依兰方面的吉林自卫军，复又集中兵力同反正部队作战。马占山经拜泉、海伦、绥化折向东南，拟到佳木斯与李杜会合，共同对日作战。当时国联调查团已到哈尔滨，马占山派

王子馨、姜松年二人赴哈面见调查团，揭发日寇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姜松年到哈面见国联调查团后，调查团长李顿欲与马占山见面，为日方所阻，乃密派美新闻记者米海斯和另一位瑞士记者，经呼海路绕道至义勇军邓文防地，由邓护送到海伦西乡三门谢家与马占山会晤。马将日寇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的详细情况、自己的反正经过和自己继续抗战的决心，对记者谈了三天，希望他们转达国联和全世界。五月下旬由马占山令邓文、才鸿猷率部队进攻哈尔滨，在呼兰与日寇血战。二十三日晚邓、才部队进至松花江，大炮直射哈尔滨傅家甸日军大营。经数日激战后，邓、才部队因不敌日军的猛烈进攻和程志远伪军袭击海伦、绥化，而退守绥化、望奎。以后马占山部队化整为零，在东荒地区与日军周旋，开展游击战，屡次袭击齐克、呼海两路以及齐齐哈尔、泰安、海伦等城镇。广大民众也群起投马，乡间民团或居民所存枪械均行带出，组织义勇军，积极抗日。以后马占山招收胡匪和地方部队改编为义勇军，任才鸿猷、邓文（二人为吴松林部连长）等为军长，实力很差，又缺乏训练，而日寇松植亮第四师团与西义一第八师团，各派兵一部由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开进东荒，每日出动飞机侦察轰炸。本庄繁又亲自到哈尔滨动员大部日军，分头向各地义勇军进行袭击。义勇军亦神出鬼没地与之战斗，使敌人不安。

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日军集中兵力，沿齐克、呼海两路夹击马占山部队。马占山部队则越过呼海路，在庆城一带同日军激战，并占据大青山为根据地，以期借助天险进行长期抵抗日军。

七月上旬，马占山部队由庆城突出重围向巴彦前进，欲沿松花江东进与吉林自卫军会合。日军为一举消灭马占山部队主力，以大队骑兵紧追不舍。七月九日马占山部队在

巴彦西部的大荒台被日军平贺旅团追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日军以飞机大炮掩护猛烈进攻，马占山则以骑兵分头抵抗。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才鸿猷骑兵部队由呼海路赶至，由背后袭击，日军大乱，退向姜家店，马占山部队进入巴彦。十日，日军乘船在巴彦南部乌河登陆，企图呼应平贺旅团夹击马占山的部队。马占山部队闻悉后，将该日军包围于江岸，迎头痛击，敌人死伤和溺死于江中者甚众。七月十一日，日军大队援兵分别从哈尔滨和依兰赶到，使马占山部队沿江东进受阻。七月十四日，日军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大青山发起猛攻，“前后四次血战，经六昼夜……战事的激烈，较去年江桥之战，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役日寇死伤千余人，遗尸遍野”。马占山部队竭力抵抗，加以青纱帐起，江河泛滥，山边一带，交通闭塞，蚊虻食人，日军被迫于七月二十五日退回呼海路。马占山率部队骑兵二千余人再次东进，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海伦、东安、古镇、罗圈甸子等处抗日作战。行至庆城县东山里张河白榆子山口时，遭遇日军预设埋伏步炮千余人，猝不及防被日军重重包围。马占山激励所部，殊死抵抗激战三昼夜，所有辐重驮子损失殆尽，全被击溃。少校连长于俊海、领官兵百余人和马驮子五十多匹向北突围而出，马占山于混乱中仅率卫队四、五十人向东奔入大山。日军见向北突围的人数较多，误以为马占山必在其内，于是跟着于俊海所率的一路后面紧紧尾追。二十九日黎明，于俊海等正在罗圈甸子以南七八道林子地方民房内酣睡，日军赶到被包围，于俊海少校副官刘景芳、少将参议韩述彭等全体官兵，悉数战死或被杀害。当时日军搜得马占山名章一方，同时又发现韩述彭尸体瘦小，与马占山相似，且面目血肉模糊，就误以为是马占山，于是拍照登报大肆宣传。因此松木师团长冒报献功。当时报

纸多有登载马占山战死消息，实则马占山在此战役仅面部受伤，早已走出重围，而进入深山密林中。但因电台损失，以致对外消息断绝。马将军重整旗鼓，再度抗日战斗，负伤仍不气馁，可谓抗日名将了。

马占山率军长郜斌山、参谋处长容聿群、副官杜海山、张凤岐、孙永浩、刘芷兰及随从卫队共四十二人，在深山密林中向东北方向前进，十余日后始遇到索伦人吴某，在其家住宿一夜。第二天复由吴某同二索伦人引路，行六日至樟树河，又行三十里始至太平山金厂。马占山等一行人入山以来，沿途风餐露宿，以野草马肉充饥，且天雨连绵、衣服湿尽，每个人面无血色，腿脚红肿，疲困已达极点，金厂有米有面马占山等方得饱食。在金厂休息三天后，即向龙门县城进发，行前并将米面炒熟，分给大家携带，又经过半个月的跋山涉水始走出山林，马将军当年在东北抗战，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由于伤亡惨重，没能冲破日军封锁线，东进计划遂告失败。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马占山等始走出山林，到达龙门县城，方脱离山林生活。马到龙门后将脱险经过电告黑河，驻黑河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郎官普，即派队伍送来弹药、粮饷、被服、电台等，至此，马占山始得与国内各地取得联系。

日军闻知马占山未死，即派兵到处堵击，马占山到龙门、讷河一带联络旧部义勇军，曾在讷河设立义勇军总司令部，筹组三路义勇军围攻省城，曾与日军多次遭遇作战，均因敌众我寡而撤退，惟有义勇军徐子鹤攻击讷河，拉哈站一次战斗，战绩辉煌，神出鬼没使敌丧胆。但马占山自知兵力单薄，不足以抵抗日军，遂率骑兵五六百人绕道德都、讷河、甘南等地，往海拉尔投奔苏炳文。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马占山率少数骑兵由讷河经甘泉到达扎兰屯，苏炳文

等极表欢迎，经两天会议一致推马占山领导抗战，竭力协作，以沥最后一滴血，尽军人最后之天职。马占山以健康不良急需休养为词，暂来海拉尔休养，拟由满洲里出国，偕秘书韩立如、副官张凤岐二人，向苏联驻满洲里领事请求领护照。在签字时，由领事检查问话，又不准入境，马不得已仍回海拉尔休养。根据马占山以上的战斗情况，被迫退入山林与日伪作战，经多次的激烈战斗，可谓九死一生，鞠躬尽瘁，杀敌报国。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四日夜，马占山化名方秀然为总部参议，随苏炳文退入苏联，在火车上被检查发现是马占山，到多木斯克，日本曾向苏联政府要求引渡马占山，苏联引用国际法，予以严词拒绝。苏联未允，始露马占山本姓名。苏联方面认为是违反苏联入境法，处罚拘留一星期，归于了事。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达苏联多木斯克收容所。在收容所居住四个多月，其间参观学校、工厂，考察苏联社会制度，研究马列主义等。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午间，苏炳文、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张殿九、谢珂、金奎壁、王尔瞻、吴德林、高峻岭、刘绍复、孔宪荣、韩立如等二十余人，乘专车离开多木斯克，由苏联高级官员负责护送。四月十六日午间苏炳文、马占山等抵莫斯科车站，警卫森严，禁止闲人接近，防范日本间谍乘机发生事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颜惠庆，偕使馆馆员等到站欢迎，登车陪叙少许，并赠送食品慰劳。因停车时间不多，由大使馆备车前往红场瞻仰，游览市容，参观两个商店，午后五时离开莫斯科。四月十七日午间，苏炳文、马占山等到达波兰边境。中国驻柏林公使馆一等秘书谭葆伦预先来到波兰边境迎接。午后四时搭乘国际列车，开往巴黎，路过华沙时正是夜派，未便下车游览，新闻记者来访也未接见。四月十八日上午九时抵柏林，中国驻德公使刘文